

韋氏遺書

第五冊

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

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

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達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

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曰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

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

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

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枯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

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

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

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
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
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
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
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
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
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
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
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
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

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輦輓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

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

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

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

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

曰史記

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

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

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駙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其有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其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

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厯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敘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